



穿旗袍的女人

Chuan qipao de nüren

凌晨/著



穿旗袍的女人

Chuan qipao de nǚrén

责任编辑:王 莉

责任校对:高余朵

责任印制:朱圣学

特邀编辑:王凌晶

封面设计:沈 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旗袍的女人/凌晨著.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514-1136-3

I. ①穿… II. ①凌…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8995 号

穿旗袍的女人

凌 晨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25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14-1136-3

定价:35.00 元

目录



穿旗袍的女人	001
河流对岸的灯光	045
紫藤花园	061
那年的那个夏天	081
碧湖的明月	088
又见小城	111
尘缘欲断未了时	119
隐约的牵挂	127
天堂的承诺	133
消融在美妙的月光里	140
倚楼回望黄梅雨	144
流星曾经在那边闪烁	149
旗袍	155
孕中记事	159
我的爱对你说	162
你的纯真如此美好	169
乘着歌声的翅膀	173
守望着我的昨日星辰	177
一个自己的房间	181
静享阅读之美	185
梦中的芭蕾	188





私语香水	191
温馨下午茶	195
怀念上海色拉	198
只为途中与你相遇	201
神圣和诗意	205
邂逅美丽	209
徽州印象	212
带着惆怅和寂寞 优雅离去	218
坚守与境界	224



穿旗袍的女人

一

当余曼琪着一袭墨绿色缀淡粉蔷薇花朵的印度蝉翼纱旗袍，从更衣室屏风后面转出来的一刹那，“绿屋夫人时装沙龙”里所有人的眼前顿时一亮：服帖的衣领，优美的腰线，洋气的三分元宝袖和神秘性感的高开衩下摆，一种说不出的妩媚和风情顷刻之间就飘散了开来。

曼琪娉娉婷婷地走到程煜晖面前，珠贝微启地吟吟一笑，问道：“怎么样？”

“嗯，好啊，非常不错！”煜晖放下手中的报纸，将古巴雪茄放进烟灰缸中，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轻拍了两下手掌，“这个色调还真有点西洋印象派油画的意思。也只有你，能够将这款旗袍穿出与众不同的韵味。”

“是的，是的呀，余小姐真当是天生的衣裳架子，身材标准得勿得了，而且一尺九寸的腰围保持了介许多年勿变样是多少难得哦。阿拉裁缝师傅碰到这种可口可乐瓶身架的客人是顶顶开心了，因为随便哪能做出来的旗袍穿拉伊身上都是有型有款有模有样的。”时装屋里的当家师傅脖颈上挂着一条皮尺，手捧一大叠绫罗绸缎侧立一旁，用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恭敬地赞美着。

曼琪闻言，回以浅浅的一笑。

当家师傅说完话后，适时地将手中的那叠面料递上前去，接着说：“余小姐依看看，迭个是王处长送来的花锦缎、杨老板送来的金丝绒料子，还有孙会长送的巴厘纱和张医生送的塔夫绸，是勿是要全部裁剪掉？长短么依讲哪里几条是做到齐脚踝子，哪里几条只需要到膝盖骨下面一点点？再有就是镶啥颜色的滚边，配啥样子的纽襻？”

曼琪朝那堆面料淡淡地膘了一眼，说：“全部做脱伊吧，如果

退回去就会觉得我不给面子了。样式么随便依定,尽量往新式时髦上面靠,滚边按照依的经验搭配,纽襟花式要多点变化,盘香、蝴蝶、琵琶和四喜扣全可以用。同时也麻烦依代我谢谢和转告一声,以后不要再送东西和物事了,倘使花式质地不称我的心,这些料作就白白地浪费了。”

说罢,她轻轻挽起程煜晖的胳膊,穿过一簇正在试衣的贵妇们羡慕、妒忌的复杂眼神,旁若无人地款款离去。

余曼琪确实令人着迷,除了身材起伏有致、肌肤晶莹剔透外,一张标致的鹅蛋脸,一副俏丽的眉眼,一管挺拔的鼻梁,一口甜糯软滑的苏白,真正让人过目难忘。她从不浓妆艳抹,更不屑大红大绿珠光宝气,连点缀粉唇的那支蜜丝佛陀唇膏,也是毫不张扬的蜜桃红。一年四季是各式各样的旗袍裹身,看似淡雅素净,但考究的做工还是让人觉得出一种不动声色的高级。聪慧的她,还时常会出其不意地用一两件夺目出彩的小首饰搭配一番,将自己那份无人能及的风情发挥到极致,以至于那班崇拜她追捧她的五陵年少被迷恋得神魂颠倒。

已是华灯四起的时分了,有“远东第一府”之称的百乐门舞厅门口,一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福特轿车悄然而至,久候于此的舞女大班疾步上前,亲自开启车门,将曼琪搀扶下车,接过她的银狐披肩后鞠躬而退。当那双三寸后跟的高跟皮鞋声在旋转的木楼梯上从容不迫地响起时,舞厅里的菲人乐队已经开始了第二轮舞曲的演奏。

红舞女的姗姗来迟,在舞兴正酣的场子里激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靠近乐队的一台桌子上,已经有人在迫不及待地朝她挥手嚷嚷:“曼琪小姐,等一歇歇那首《玫瑰玫瑰,我爱你》依要留给我跳的噢,昨日我就预约好了的。”

曼琪风摆杨柳般地扭动着腰肢,脸上是一以贯之的招牌式浅笑,她别过头去,朝那明显灌了不少酒的丝绸小开轻轻摆了摆手,微微颌首示意了一下,就不慌不忙地绕了过去。

“曼琪小姐,”另一张台子上突然蹿出一个人,是浦西洋行的

杨经理，油光锃亮的飞机头冲得老高，笑嘻嘻地一把捏紧她的手。“你今天这顿晚饭吃得也真够长的，大家盼你盼得脖颈都酸了，什么“玫瑰玫瑰”的，今晚连《夜来香》和《夜上海》都由我们这一桌全包了，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的是的。”这张桌上的一群人大声附和着。

曼琪浅笑吟吟，迅速抽回了自己的手，指指正朝这边摇曳过来的几个转台子的舞女，说：“这几位妹妹的狐步跳得十分了得，这支《夏威夷天堂》先让她们陪陪你们，待会儿我再转过来看望大家。”说罢，想轻盈地转身离去。

不想杨经理却盯牢不放，上前一步拦住她说：“怎么？难道我们工部局王处长的这张面子还没有小小的丝绸老板大啊？你摆下一句话，今晚到底转谁家的台子？”

那边桌子上的丝绸小开年轻气盛，被酒精刺激过了的面孔涨得通红，他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直冲过来用手指着杨经理的鼻尖说：“当然是我们的台子咯，依算老几？工部局？工部局有啥神气啊？阿拉娘舅还是警察局的呢，真当是有眼无珠！”

“喔唷唷，王处长你看你看，这小鬼头胆子可真不小，完全不把大人您放在眼里。”杨经理毫不犹豫地一把撻开小开直伸过来的手臂，“给我闪开，你还是先回去把那两根苋菜梗臂膊练练结实，再过来与我们搭棚。”

“啥人是苋菜梗臂膊？依讲闲话牙齿要笃笃齐！今朝曼琪小姐转我们这只台子是转定了！大班，马上到我的跟班那里把钞票数了去！”说罢，一个转身就想去搂曼琪的腰。

杨经理一把推开丝绸小开：“小赤佬！勿要动手动脚……”

丝绸小开被他这一推，觉得很没面子，冲上去要动手：“想打架是不是？老子可是吃不了剩下的！”

忽地，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了两人面前，说话的语气软中带硬：“二位这是怎么啦？都是场面上的人，大庭广众之下，难看不难看？”

杨经理一看是警备司令部的少将高参程煜晖，立刻打了招

呼，哈了哈腰，乖乖地退到座位里。只有丝绸小开不识相，气呼呼地整着西装，把目光从杨经理身上移向程煜晖。

舞女大班疾步走来，一对高耸的乳房随着急匆匆的步履上下乱颤，走近后她“噗嗤”一笑，抬起一只白白胖胖的圆臂在小开的肩膀上轻拍了一下，说：“看样子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吧？这位可是警备司令部的程将军，还不快拜见一下？”

丝绸小开这才慌忙鞠躬，说了一句“让程将军见笑了，不好意思”后局促地退到了一旁。

借着舞池里忽明忽暗的灯光，可见身板挺拔的程煜晖一身笔挺的西装，雪白的衬衫袖口盖过手腕，连袖克夫上的纽扣都一粒不落地扣得严丝合缝，锃亮的头发纹丝不乱，一张硬朗的英国式“扑克脸”上是一派的傲慢和莫测。他潇洒地将双手插进裤兜，丝毫不理会阔少的殷勤，面无表情地把头转了开去。这时，舞厅里响起了那首经典的欧美舞曲《最后的华尔兹》，他立即迈步上前，极具绅士风度地邀请了曼琪，轻揽住她柔软的腰肢，不慌不忙地滑进了舞池……

一场小小的风波立刻被欢快的乐曲覆盖了。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风月场所，争风吃醋、好强斗狠是常有的事，红舞女往往会成为旋涡的中心。但凡有能耐的舞女，总有本事化险为夷。

此刻，舞池边暗角里的一格卡位上，一位透着书卷气的清秀男子正手握酒杯，若有所思地看着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二

西摩路上一幢名叫蔷薇公寓的南欧风格洋房内，正午的阳光已经将三楼上的整个巴洛克阳台晒得暖意洋洋。头裹毛巾，身穿浴袍的余曼琪从热水汀淋浴间出来，拉开了连接阳台的落地式移门和纱帘，卧室里即刻就温暖明亮了起来。保姆阿珍走进房来，端上一小盅杏仁核桃露，顺带着递上了一封请柬：“大小姐，一大清早就有人送请帖过来邀你去吃下午茶呢。”

“依帮相看看是啥人啊？”曼琪懒得去看这种天天都有的烦人的请柬。

粗通文墨的阿珍拆开来看了看，说：“是一个叫芦笛的客人。”

“芦笛？我想不起来有这么个客人和朋友么。”曼琪有些纳闷地接过请柬，端详着那个漂亮但却陌生的签名，字旁还很有特色地用淡墨勾勒出几管清疏的芦笛。她漫不经心地将请柬扔在了一边，到梳妆台前坐定，边用干毛巾擦拭头发边交代阿珍：“等一歇叫黄包车早点过来，我要先去白玫瑰做个发型，再到蓝棠皮鞋店去试一下定制的意大利皮鞋，依马上把那件石榴红的软缎团花旗袍熨熨好，晚上我要跟程将军到国际饭店的屋顶花园赴宴去。”

“那芦先生的下午茶……？”

“啥人也旡没弄清楚我哪能去啊？再说辰光也来不及，算了吧。”曼琪对着西式梳妆台上的三面车边镜子左照右瞧，细致地往涂好雪花膏的脸上扑蜜粉、晕胭脂。

这时，外间客厅里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阿珍快步出去拎起听筒：“你好！是余小姐的家。……哎呀真当不好意思，余小姐今天下午的时间段在一个礼拜前就已经有约了，只好请先生另选日子再预约了。对不起呵，再会再会！”

听着阿珍客气老到的回复，正在一丝不苟描画眼线的曼琪禁不住一阵莞尔。

阿珍比曼琪年长三岁，长相周正，是青浦那边的人，来上海帮佣有些年头了，很懂做下人的规矩，做事勤快，手脚麻利，口风紧，不多事，处处为主人着想。曼琪待她像亲姐姐一般，还经常接济她青浦的家人。

国际饭店的那顿晚宴吃得有点匆忙。席间，程煜晖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曼琪明显觉得他心不在焉，又不便多问。程煜晖是向来不和她谈公家事的，曼琪也从不好奇探究。至于私事，他只说过“浙江湖州人、父母双亡、黄埔军校、抗战”这些不连贯的词句，之后就再也不多说了，根本没有下回分解。曼琪的感觉，他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便就想，他的童年或青少年时期是否

孤苦伶仃？

没有晚宴应酬的日子，曼琪一般都会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舞厅，到那里吃晚饭，然后补补妆，和姐妹们聊聊天，时间比较有规律。所以，爱文义路和愚园路一带店铺里的临柜账房和小伙计们，每天都会在日暮时分候在店堂门口，有意无意或若无其事地等待一道悦目的风景。当曼琪高高地端坐在黄包车上的靓丽倩影从街面上划过时，每个人都恨不得将茂昌眼镜店里的高倍放大镜借出来架在鼻梁上，尽管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她张张扬扬地搁起二郎腿将旗袍裙下的旖旎春光四处泼洒，但那紧紧并拢着的一双玉腿的柔美侧影，还是会若隐若现在旗袍的开衩处，撩拨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和期盼。

有不少商家是在曼琪的黄包车拉过之后才熄灯打烊的，左店右铺、老板伙计们，大家彼此之间都心照不宣。这样的情景几年如一日，真当是平淡生活中的小小享受。

玫瑰玫瑰最娇美，
玫瑰玫瑰最艳丽，
春夏开在枝头上，
玫瑰玫瑰我爱你……

舞池里灯光迷离，白光缠绵着慵懒的歌声在四处流淌。余曼琪手握香水瓶，怔怔地坐在单人化妆间里的一面鹅蛋形梳妆镜前发着呆，因为程煜晖已经有近一个礼拜没有过来陪她跳舞聊天了。她知道他近来很忙，所以就很知趣地尽量不主动联系他，但心底里却有着一丝丝的牵挂和失落。其实对于这个男人，她一直是不大看得懂的。刚认识的时候，她一度以为他也和那些达官显贵、军政要人一样，无非是为满足一下虚荣心来捧捧她这个头牌舞女的场，解解自己的空虚寂寞，说不定还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所以，她也就虚与委蛇地周旋、应付着，毕竟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在十里洋场闯荡，也确实需要一个根基牢

靠、实力强大的保护神。更何况这个保护神又是那么英俊倜傥，完全有别于其他姐妹倚靠的那些挺胸腆肚、鹤发鸡皮的主儿，这也使她的虚荣心得到了小小的满足。然而随着交往的加深，曼琪发觉自己对他心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一种介乎父兄和恋人之间的情感。她喜欢和他在一起，听他说话，看他微笑。偶尔，她会将自己柔软的小手放进他宽厚的掌心里，感觉着来自这个敦厚男人的温暖。她十分乐意和他和一些社交场合进同出，很享受给人一种她是他的感觉，也全然不理睬舞厅经理和舞女大班的暗示和忠告，哪怕会影响到自己和舞厅的生意也在所不惜。而程煜晖呢，却始终让人捉摸不透，他喜欢看着她，眼神却是父兄式的，蕴满了可以让人融化的怜惜。除了相拥着跳舞，他从不随意地用肢体触碰她、冒犯她，至多只是充满爱怜地轻轻拍一拍她的手背。他让她感觉到，原来男人之中，竟然还有着这么高雅的可称为绅士的一种人。

“曼琪小姐——”

不必回头，曼琪就从镜子里看到是舞女大班走进了化妆室。她对着镜子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将手中的香奈尔香水往耳后、手腕和腰肩处喷洒了几下，才旋转座椅回过头来，问：“什么事？”

“二楼 12 号包厢一位叫芦笛的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他昨日就预订了你的转台票子。”舞女大班边说边走到她面前。

“芦笛？”她略一沉吟，“唔……我知道……”

“那就早一点过去吧。”

曼琪在大班的引领下风风标标地刚出现在二楼的楼梯口，一位样貌清秀的青年男子立即礼貌地迎上前来：“久仰余小姐芳名，今天终于约见到你了。我是芦笛……”

“芦先生好！”曼琪施施然地入了座。跟在身后的大班和芦笛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就识相地离去了。

芦笛从衣袋里拿出一盒美国骆驼牌香烟递给曼琪，不大熟练地摁着了打火机，曼琪优美地别过头去点着了烟，用一种绝对高雅的法兰西姿势，向空中轻轻地喷出了一个烟圈，然后偏过头来，

微微眯起双眼，用探究的目光看着芦笛，发现他自己没有点烟：“你怎么自己不抽？”

芦笛不好意思地笑笑：“不会。”

“怎么知道我会的？”

“见你抽过。”

显然，他之前来过舞厅，并在一旁观察过她。

在曼琪眼里，这是一个平凡朴实的年轻人，像是在洋行坐写字间的普通白领，抑或是政府里的办事员之类，总之是一个清清爽爽、举止得体，又不显得张扬的男人。可他倒会献殷勤，自己不抽烟，却买了烟来招待她。

两个人默默地坐着，良久，芦笛率先打破沉默，说：“《烟雾迷住你的眼》，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这首曲子应该是程将军和余小姐的保留曲目之一，对吧？”

“听你这么说，应该是百乐门的常客了，可我怎么没见过你？”

“余小姐是光芒四射的红舞星，怎么可能会留意到我这样的无名之辈？况且我总是喜欢坐在一旁听听音乐、喝喝美酒咖啡、看看大家跳跳舞，余小姐自然不会对我有印象的。”

“那么今晚，芦先生还是准备听音乐、喝香槟、看大家跳舞吗？”

“今晚……想和余小姐轻松自在地喝喝咖啡聊聊天，不知可否？”

“好啊，今晚是你订的台子，聊天或者跳舞都可以。”曼琪又徐徐地喷出了一串烟圈，微笑着点点头。

“好像已经有些天没有看到程将军的身影了么，他近来是否很忙？”

“谁晓得呢，是有些日子没来了，我也没打电话去问他。”

“也难怪，当下这个时局，身居要职的程将军不忙谁忙啊？”

“芦先生，我是女流之辈，平日里只关心服饰鞋帽化妆品这些时尚物件，对时局政治从来也不会有兴趣的。”

“那倒也是，像余小姐这样的摩登女郎，和政治自然是不搭界

的。但是，要说时局的话，倒不是和你我这样的平头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徐蚌正在大战，国军要是败下阵来，战火势必蔓延到这里，到那时，上海还能歌舞升平吗？”

曼琪笑了笑，说：“芦先生倒是蛮忧国忧民的么。”

芦笛自嘲地笑笑：“可能是杞人忧天吧。”

那晚，两个人一曲舞都没有跳。

第二天，程煜晖来了，一见到曼琪就连连道歉：“不好意思啊，曼琪，真不好意思，近来公家的事情实在是多，连个电话都没顾得上打给你……”

“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曼琪嗲嗲地接过他的话。

“怎么会呢？这怎么可能……哦，我们一起去吃个晚饭，好好说说话，把我这几天见不到你的心情说给你听听。”

曼琪语笑嫣然地响应道：“嗯，那我倒是蛮想要听的。”

吃饭时，程煜晖告诉她，好几次了，只要连着几天见不到她，人就有点六神无主，像掐了头的苍蝇瞎打转，有一天走着走着，竟差点一头撞在电线杆上。

曼琪听完，忍不住掩口而笑。笑过之后，程煜晖又像失踪了似的，连着一个礼拜没在舞厅出现。

三

芦笛倒是来过两次舞厅，两次都和曼琪跳了舞，虽然跳得不老练，总还可以将就。曼琪鼓励他，要他不必跳得那么拘谨，放松心情放开胆子跳就是了。快三步不行，慢三慢四芦笛还是能够把步子踩在节拍上的，就是姿势有点僵硬，舞步变不出花样来。

曼琪宽慰他说：“你进步很快噢，多跳几次就会熟练了。”

芦笛说他更喜欢和她聊天。

他把聊天的地点改在咖啡馆。芦笛告诉她，他为报馆做事，写点小文章，还和朋友合伙做点丝绸生意，经常往来江浙沪，湖州去得特别多。

曼琪一听就乐了，问：“湖州啊，那不是程将军的家乡吗？”

“哦，是吗？”芦笛故作意外，“湖州盛产丝绸，是个好地方。那么余小姐你呢？你是哪里人？”

“我是安徽芜湖人，姑妈把我带来上海，在上海读书，毕业后就从姑妈家搬出来一个人过了。”

“是一个人吗？”

“当然是一个人咯。”

“那你和程将军……”

“他是他，我是我。”

“余小姐经常跟程将军出双入对，应该不是一般的关系吧？”

“你这么认为？”

“不光是我，恐怕其他人也会这么想。”

“这不奇怪，世上俗人多，自然都会往俗里想。”

“这话我难以苟同。余小姐和程将军不是到大世界去听戏，就是到国际饭店用餐，每月总有好几次，很难不让人这么联想。”

曼琪微微有些不悦，但还是不愠不火地回答道：“怎么？除了在暗中观察我们跳舞，芦先生难道还有跟踪我的癖好？”

芦笛笑了笑说：“你和程将军这么引人注目，市面上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们，用得着我去跟踪吗？我们新闻界的那些同行早就在议论了。”

“议论什么？有什么好议论的，没想到报馆的文人也这么无聊！”曼琪有些恼怒地拿过手包，想要起身走人。

芦笛急忙站起来拦住她，说：“余小姐别激动，请听我说，我说的话对余小姐肯定有好处。”

曼琪将信将疑地重新坐下，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说吧。”

芦笛也坐了下来，问：“余小姐清不清楚程将军的真实身份和所任要职？”

“做我们这个行当的，从来不会刻意打听客人的私事。”

“我们做记者的，倒与你们恰恰相反。我告诉你，程煜晖表面上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实际上是国防部保密局的人，他的官职很重要，越是重要，危险就越大，余小姐明白我的意

思吗？”

“不明白。”

“你不觉得和这么危险的人在一起，自己也有危险吗？”

“我想不出来他有什么好危险的。”

“余小姐知道国共两党目前的态势吗？”

“这不是我关心的事情。”

“谁胜谁负你都不关心吗？”

“反正再打也打不到上海来。”

芦笛笑了，说：“余小姐到底是跳舞的，不懂政治，也看不来时局。告诉你，这场内战国军正节节败退，都快退到长江边了，共军一旦打过江，上海还会是‘孤岛’吗？”

“长江乃天然屏障，共军没这么容易打过来的。”

“共产党要解放全中国，刘邓大军正在南下，拿下半壁江山是早晚的事，一条长江哪能挡住他们的步伐？除了军事，上海三天两头都在搞‘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舆论在共产党这一边；再加目前经济形势一塌糊涂得不可收拾，民心军心动摇，就凭这些国民党就输了一半。”

“这和程将军有什么关系？”

“他是国军将领，共产党来了你想他会怎么样？”

曼琪心想，这倒也是，共产党要是真的打过来，程煜晖就是败军之将，不杀头也要被判监，不由得越想越为他担心。更让她揪心的是，共军一眨眼就打到了长江边，芜湖很快就会陷于战火，自己的双亲还在江对岸，而长江江面已被封锁，想要去芜湖已经不可能。忧心如焚的曼琪寝食难安，伴舞时竟然踩着了客人的脚背，也踩到了程煜晖的皮鞋。

“曼琪今天怎么了？”程煜晖的脚被她连踩了两次，忍不住关心地问。

“哦，不好意思，是我没有用心。”曼琪老实地回他的话。

“有心事吗？”

“没，没什么……”

曼琪不想影响程煜晖的情绪，所以没告诉他。但程煜晖还是从舞女大班的嘴里很快探听到事情的原委，而后悄悄过江去了一趟。

三天后，程煜晖返沪，带回了曼琪家的一帧全家福照片，镜框玻璃碎了，却没有掉落。

程煜晖面色凝重地把它交到曼琪手中，说：“留作纪念吧！”

怔了一怔后，曼琪很快反应过来，顷刻哭成了泪人。

程煜晖是冒着生命危险赶去芜湖的。炮火中的余家已成瓦砾，他从砖石堆中找到已经身亡的曼琪父母，将他们葬在了江边的树丛中，带上余家的那帧照片回到上海。

窗外夜雨滂沱。

曼琪怀抱破碎了的镜框，把自己埋进沙发里饮泣了不止一个时辰。程煜晖心情沉重地坐在一旁的花梨木椅子上默默陪伴她。红木百灵台上是满满一烟灰缸的烟蒂。

“当——当——当——”，曼琪在挂钟的报时声中惊觉到已是夜半时分，她抬起红肿的泪眼，凄然无助地望向程煜晖。

程煜晖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才好，显得有点手足无措。

失去了双亲的曼琪像是猛然断了根的浮萍，心头陡然生出一种飘忽无依的孤苦感。程煜晖站起身来走近曼琪，犹豫了一下，将她冰凉的小手包裹在自己温热的掌心中，充满爱怜地轻拍了几下。曼琪情难自禁地紧拥住他，把头深深地埋入他胸前，这是她第一次动情地扑进一个男人的怀里。泪雨把程煜晖的军服濡湿了一大片。而煜晖呢，他竟然不敢搂住她，生怕碰碎一块美玉似的，一双手不知该往哪里放。良久，才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后背，怜惜地说：“别担心，还有我呢。”

之后的几日里，曼琪没有去舞厅上班，爱文义路和愚园路一带店铺里的老板和伙计们连着失望了好几天。

不到半个月，国军从江北退到江南。到这时，曼琪才开始相信芦笛的话，共产党要解放全中国，看样子不是不可能。这就使得悲痛过后的曼琪，又生出一份惶惶不安的担忧。